在女儿家小住的日子

阿 成

内人不在，便到女儿家小住几日。女儿的家在一个闹市区，那里除了一所大学，最热闹的莫过于那条大约有二百米的坡路了。坡路两侧净是摊贩，浏览其货，可谓是应有尽有。一条坡路走下来，生活的必需之类大约就可以购置全了。停停走走，到了坡路的顶端，便是这座城市最早的主干道之一了。因之最早，无论做怎样的改造，如同老年人的衣服，那种老式的风度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主干道道路两旁，同样被各种商场、酒店、邮局、餐馆所挤占。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内容，女儿很内行地告诉我，在这条主街的副道上，即小街小巷里，还隐藏着六七家不为人知的老字号的微型餐馆。据坊间传说，这些小餐馆原本是在热闹鼎盛的道外区。说到“道外”，先前曾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城里的道里区是“人间”，南岗区是“天堂”，而道外区则是“地狱”。“天堂”的主干道两侧自然是容不下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餐馆了，所以，这些道外来的老字号只能选择那些背街背巷安顿下来，悄然开张。因了小餐馆之小，每家挂的招牌也极其通俗、简单。

有道是“胡天八月即飞雪”。一早起来，天儿已然有些阴沉了。倏忽间，天上竟飘起了零星的小雪。正所谓气候与美食从来是携手并行的。顺便说一句，女儿也是一个年轻的美食家。按说“时尚之人”与这些老字号的餐馆，尤其是小餐馆并不搭界。女儿说，这些小餐馆也是她某天晚上散步时偶然发现的，并事先提醒我说，咱们要去的这家小馆儿，客人多，服务态度不是很好，一副你爱吃不吃的样子。我说，这反倒是道外的风格了。其实未必是人家态度不好，而是东北人豪爽个性使然，并不论男女，说起话来自然就很冲。但是，无论如何比之大酒家服务生的假笑要好受得多。

女儿领我去的地方是砂锅油饼店，招牌也就这么简单。女儿问我，愿不愿意吃这种老味道。我说，好，太好了。

果不其然，这家专事砂锅油饼的小馆儿，凹在一个不显眼处，倘若稍不留神人已经走过去了。由于女儿事先说要晚去一点儿，躲过晌午的饭口，清静些。然而不然，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的客人依然很多。恰好有二位刚用完餐，腾出两个空位。女儿要的是酸菜狮子头砂锅，这倒是南北混搭，只是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味道。我就没必要冒险了，要了一份普通的砂锅豆腐。老板娘看上去五十不到的样子，精力充沛，动作麻利。我倒是未看出她态度怎样不好，反而觉得她的态度颇有一种家庭的氛围。老板娘说，主食有油饼和二米饭。我想了想说，还是油饼吧。老板娘说，你们二位有一斤油饼就够了。我说，那好，就要一斤油饼。

不到五分钟，砂锅和油饼就上来了。砂锅的汤还翻滚着，一定是在灶台上早就热着了，用汤勺咂一口，果然是存在记忆中的老味道。只是略微有一点点咸，然而这才是东北人的口味呀。在我们父女俩用餐时，老板娘还特意过来问，需不需要加点汤？显然，她一直在注意着我们。是啊，称职的老板娘总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说句笑话，组织部的干部都应当先当老板娘，然后再当干部，这样工作就会干得更好。过了一会儿，老板娘又顺手把别的餐桌上客人剩下的餐巾纸包放到我桌上。呵，正好可以用来擦一擦抓饼的油手。

外面的雪还在飘着，拉开看，很像一台老式话剧的布景。这顿砂锅油饼吃得很舒服，一额头的细汗。一算账，价钱也很便宜。

父女俩顶着精巧的雪花往回走的时候，女儿似乎有感而发，说，看来什么事都是看人下菜碟啊。我说，此话怎讲？女儿说，这个老板娘很会看人哪，又要给你加汤，又给你送餐巾纸。知道吗，这里的餐巾纸包是要钱的。我在这儿吃过几次，从未见老板娘的服务这么好。我笑着说，同辈分人总是通着心的。

回去的路上，于纷纷扬扬的雪界里，我突然有了种喝酒的欲望。便拐进了一家便利店，逡巡之后，选中一瓶。便利店的老板也在五十多岁的样子，他一直在注视着我。我便冲他一笑，他也冲我一笑，还眨了一下眼。我知道这是喝酒人之间会心的一笑了。然而，老板并不知道我其实是不能喝酒的，即便是喝半两也会满脸通红。是啊，这让人喝酒的欲望除了要有好心情，与这下雪的天气总是有些关联的吧。仰头看着这满天飘飘洒洒的小雪，心想，天堂里的日子大抵也不过就是如此罢。

名家新作

浮梁的气象

洪忠佩

云的彩排与雨的出场，刚好在五股尖的头顶衔接，那密集的雨点落在梅岭的徽饶古道上，完全失去了南方春雨的柔情。春雷，像夜里抡起的鼓点，而雨无疑成了夜里踮起脚尖的舞步。梅岭的雨夜，是陷在山坳里的，仅凭山庄那微弱的灯火，根本看不到山峦、村庄，也看不到雨中摇曳的树木，能够听到的全是雨声与涧水的混响。雨夜无处走动，就与二位同道兄长躲在房间里聊天，话题散漫，最后还是落在了瓷的源头。浮梁、瑶里、高岭土，还有瓷器，是我一路复习的地名与词汇，却在雨夜又一次聚拢。这一夜，我的梦境不仅在“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的浮梁县名中沉浸，还不止一次出现了绕南龙窟窑火熊熊燃烧的意象。

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了。麻雀与山鸡比我起得更早，它们是否也是被雨的絮语吵醒的呢？许是第一次见面，麻雀与山鸡一见我就扑棱棱地飞，隔着一丈远的样子。落了一夜的雨，留在路上的是水凼和田畴的水光，以及远处的岚岫。没有了桃红梨白，村野绿得更加纯粹。连接徽饶古道的石拱桥，尽管在裸露的涧石上砌起，却把所有的风光都给了身上的桥亭，而观云亭的名字呢，似乎还藏在一首唐诗，抑或一阕宋词的意境之中。叠起的青石麻石，湿漉漉的，泛着瓷质的幽光。从石缝中攀援的石韦，在桥头虬盘的树，无疑是对时光漫漶的一种守望。路、桥、亭，曾经是徽饶古道的组成部分，却在许多地方隐退或者消失了。好在，我在梅岭相遇的古道，还是浮梁介于徽饶之间的某一个地理与时间的节点，仍然处于一个原始的状态。“佑陶之神”赵慨、以《琵琶行》感伤的白居易、“克己先生”朱宏、“高岭土圣”何召一，以及一代代的瓷商茶商，应是他们的足迹让古道更为久远吧。

凭海临风

即便我走遍了婺源的徽饶古道，甚至还有徽州饶州的部分古道，还是没有摸清徽饶古道的起点、终点在哪儿，而一条古道的长度，不是一个人用脚就能够丈量到的。

汪湖，曾经是徽商从休宁鹤城右龙岭入赣的必经之地。进入汪湖村山野的腹地，我完全被红豆杉、黄山松、红楠、银杏、酸枣、甜槠的原生状态吸引住了，透过高耸的树梢，显现的是一如白瓷青花的天空。真的，从峡谷往上，尽管一路上深涧瀑布幽奇，檵木花盛，水边兰与龙须草清雅，我都忽略了。因为，涧水与瀑布的声音轰隆隆的，太喧闹了，腾起的水汽也特别大。我无心驻足，就把同行远远地甩在身后，情愿一个人走在村庄水口的香樟树下，去看行云流水，去寻找古道的密码。遗憾的是，我没有发现商旅的踪迹，只看到村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木板支起的摊前卖山货。香菇、木耳、山蕨、竹笋、灵芝，整齐，有序，仿佛是所有山珍的集结。我喜欢晒干了的山珍散发出的自然香味，淡淡的，里头有山野的清新以及阳光的味道。路边的茶树，正在萌发嫩绿的新芽，而水口坍塌的磨坊、废弃的水车与水碓，给了我一种莫名的伤感。

汪湖山水的繁茂与温润，是我熟稔的景象。从这里翻过山越过岭，就可以到达安徽的休宁，也可以抵达我的家乡——婺源。目睹的后山、水口，甚至生活气息都是相似的。我算是一个醉心山水的人，对浮梁的山水人文有着足够的兴趣。早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浮梁从新昌更名时，县名的来由就是因水因木而生的。我走过的梅岭、汪湖、严台、沧溪、瑶里，只是浮梁一个很小的部分，却以一种人文的古朴与美好，还有山水原生的气象，真切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自西而东的东河，在历史上是否改变过流向，但东河的流淌一直是绕南作为浮梁，甚至是景德镇瓷业发祥地的见证。两岸的矿洞、釉池、釉果作坊、水碓作坊、瓷窑还在讲述瓷的蝶变。从唐代开始，绕南就有了陶瓷手工作坊。绕南龙窟，应是浮梁最初对瓷的孕育，亦是对瓷的加冕。斜坡式的龙窑遗址为南宋时期的，窑床、火堂、烟囱清晰可见。不承想，龙窑遗址前是以瓷的碎片作为铺垫的。这，应是时光的一种嵌入吧。与景德镇古窑相比，绕南少了一分人为的喧嚣，多了一分融入山水的意境。古道、河流、茶园、山峦，还有村落，都与瓷相关，那里始终是浮梁做瓷开始的秘境。

“家家窑火，户户陶埏”，那是绕南历史上一个怎样的景象呢？我确信，绕南龙窟的窑火只是退隐，抑或转移到了某一个地方，它从未熄灭。

时间不济，我与同行的宝光站在东埠石拱桥上，只对曾经运输高岭土的东埠码头留下匆匆一瞥，没有看到舟楫帆影，更看不到摩肩接踵的街巷，却与高岭村的高岭古瓷矿遗址失之交臂。据说，最早开发高岭土的何姓，是迁自婺源的菊径村。高岭村的古道不仅连接东埠，还通往婺源石城。而高岭土的发现与运用，在世界陶瓷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一刻，我与宝光都在回望，即便坐上车了，目光还没有从高岭村的方向收回。

内蒙古颂

——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

高延青

丁酉之春，天朗气清，草木复萌，时花烂漫，大地归春，逢迎佳泰。思我家乡内蒙古自治区，彪立已七十周年矣。光荣岁月，历历在目，感慨当胸，意气高来，喜不能禁，挥毫抒怀。当以歌以祝，恭献斯文。

内蒙古，好地方。形如新月，势如骏马。雄亘北疆，万里边陲。东衔三江之黑土，西接金山之冰雪，南依黄河之厚壤，北临洪荒之大漠。高山草原，大河平川，湖泊沙地，森林沃野。其地之广袤，形胜之多样，气象之万千，物阜之丰盛，令千古英雄，平添豪气，扼腕赞叹，相竞相逐，铸就传世之华章。我中华之文明，堂堂万年。北域百族，文化璀璨。河套猿人，开拓高原人居之始。兴隆洼聚落，启草原文明之上篇。红山玉龙卓世，为中华图腾之先。丝绸北路，横贯草原，传播文明，显我华夏。成吉思汗，圣主名传，辉煌功德，子孙永念。万里草原，苍天之地，历史雄阔，文脉久远，尽阅多少英雄史篇。此乃百族兴替之地，英雄血脉依依之域，天歌云舞灿烂文化之乡，草原文明起始之源，众多民族融合之邦，成就了中华文明三大源流之一脉，源远而流长。

吾辈得福，安生于今强国之世，更追念革命先烈之伟业，煌煌耀目，感佩而涕零。近代以来，家国羸弱，外强欺侮，民族多难。有志之士，曾忧其智所不能，勤其力所不及，仍就前仆后继，苦苦探寻，未曾停歇。然暗夜漫漫，路在何方？唯我中国共产党人，擎探路之炬，寻真求理，秉持信念，依靠人民，成就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之大业。内蒙古革命前辈，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麾下，团结各族人民大众，率先实现民族解放，首创区域自治，为新中国之诞生，献尊献礼。七十年光荣岁月，草原群星璀璨，永载青史，光照千秋。

内蒙古，好地方。天之高兮，拥架青天之梯仍难以尽探也；地之广兮，力挽神羿之弓不足以能达也。草原臻臻，大漠莽莽，河湖滔滔，富野茫茫，得万物生发并自由也。观尔自治地方，十二盟市，兄弟同心，连筋连骨，各表风采，你追我赶。其形域之多样，皆好山好水；风俗之异彩，皆崇善崇文。首府之地，呼和浩特，青城古韵，土默川美。草原钢城，鹿城宏阔，铁马金戈，国之重器。莽莽兴安，呼伦贝尔，湖广草阔，北疆国门。乌兰浩特，火山神泉，红色之城，自治始兹。通辽八达，科尔沁地，牧丰粮广，哲里木名。赤峰人杰，红山地灵，玉龙现世，昭乌达兴。锡林郭勒，盛大草原，资源富集，满野牛羊。乌兰察布，恐龙之乡，农耕牧作，人勤地广。鄂尔多斯，圣主安陵，黑金白绒，高原藏宝。巴彦淖尔，黄河后套，唯富之地，粮海渔歌。乌海矿都，岩画高古，葡萄之乡，书法之城。阿拉善盟，沙海驼乡，飞天之地，金色胡杨。凡此简列，不一而足也，虽饱蘸黄河之水为墨，仍难以尽书团结建设之佳话；虽铺陈高天之云为纸，仍难以尽描内蒙古之大美。噫吁嚱！我家乡之大美皆在心中矣！

内蒙古，好地方。回眸七十年岁月，内蒙古祥和稳定，进步卓异，引当今世人常此瞩目。莅临此地之国人外客，感佩之余，多有问之：内蒙古为何能长治久安？信而答曰：首要之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纲；二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之基本制度；三是长期坚持团结建设之发展方针；四是始终坚持培养和使用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五是不断坚持走生态保护、建设美好家园之道路；六是认真坚持保护、传承和宏扬民族文化。凡此六条，相依相助，缺一不可，方能成就今日内蒙古之盛况。此实事求是之宝策，是我辈及后来者须认真思之念之持之宝贵之经验。

值此七十周年之隆庆盛典，当永记创业之先贤。以乌兰夫为代表之一代英豪，传播革命，星火燃薪。浴血奋斗，不怕牺牲。建设家园，犹殷犹勤。遭逢劫难，同冤同屈。江山如锦，尔绣尔针。群星灿烂，历史彪炳。不忘初心，传承甚要。百年尚飨，永敬永尊。

感慨七十年沧桑变化，足见共产党人之力量，人民群众之力量，民族团结之力量。纵目家乡之锦绣，沃野万里而不绝，丰草绿褥而无尽，青山碧水而永在，可让世人而艳羡，可遗子孙而永褒用矣。

逢此佳节丽日，当广聚友朋亲人，献羔祭酒，兕觥盈樽，鼓瑟吹笙，吟诗作颂，以当乐之，以全兴之。诗曰：七十有年地覆天翻，万里草原星汉灿烂。雄起北疆日新月异，蓝色故乡如画江山。文明传承新篇新曲，民族团结称模称范。国强民富道路更宽，中华儿女企盼梦圆。

丁酉农历四月初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受亲友之盛邀，穷己之薄才陋智，勉成斯文以祝。

岁月如歌

建军九十年大阅兵（外一首）

徐崇先

咏彭城

铁流滚滚战旗扬，
浩浩雄师震万邦。
大漠点兵龙虎啸，
军魂统阵车马狂。
引航北斗冲天箭，
定海神针起凤凰。
血性忠诚一当百，
为圆国梦握弓长。

兵山圣水古徐州，
逐鹿中原岁月稠。
戏马歌风成汉韵，
抗倭驱蒋定金瓯。
英雄血泪黄河祭，
百姓乐康彭祖谋。
燕绕空楼情义聚，
云龙鹤舞又春秋。

长 征

蓝 珊

背负着民族存亡的使命
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在东方中国
似有一只巨手带领
出发的征程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
没有创造过这样的奇迹
世界上任何一次行军
没有这样的险峻
这是一场关于信仰的搏斗
是检验一个军队全部指标的
　行程
因为你们气宇轩昂地通过
雪山在人们的视野成为丰碑
草地扬起凯旋的旌旗
大渡河伸出赞美的拇指
腊子口响起胜利的笑声
二万五千里的征程
地球也赞叹这支队伍的神勇
每一次失败
都会激发更猛烈的进攻
每一次出发
都有百姓送儿出征
仁义之师
所行之处留下美名
威武之师
用胜利树立功勋
有一支红色的队伍
赢得希望的新生
让后世永远铭记
这伟大的名字叫
长征

草原夏日

安 宁

在草原上，更多的时间，我和阿尔姗娜都是待在院子里，看着凤霞养的鸡们飞来跑去，又到房间里拉上几泡屎，将凤霞采摘下来的青菜啄上几口，而后便虎虎生威地飞上了栅栏，并将我刚刚洗好的阿尔姗娜的衣服，给弄脏了。阿妈看着心烦，追赶着将它们全都捉到羊圈里去，可是没多久，这些练就了一身本领的鸡们又飞了出来，只气得阿妈哭笑不得，忍不住骂了起来。阿尔姗娜却是高兴，看阿妈追赶鸡们不小心绊倒来了个嘴啃泥，她还咯咯笑个不停，而且一定让我将她从车里抱出来，跟着一起追赶鸡们。

凤霞一家三口习惯了坐一辆摩托车一起出门办事，所以即便是去商店买个针头线脑，他们三口也一溜烟一起跑了出去。他们一走，偌大的院子里就剩了我和阿妈、阿尔姗娜三个人，我和阿尔姗娜抬头看天上的喜鹊、燕子飞来飞去，还有蜻蜓、蝴蝶也过来凑着热闹，天空蓝得耀眼，好像无限深邃的湖泊一样，让人看着看着便有些晕眩。洋姜和向日葵一起向着天空，将黄色的花朵高高地绽放开去。阿妈忙完了菜园子里的活计，才坐下来歇息，于是三个人一起抬头看天上的云朵，看得久了，阿尔姗娜便打起了哈欠，阿妈笑说：凤霞他们玩他们的，我们也不看家了，走，回屋睡觉去。

尽管我早已熟悉了草原上的一切，可是借了阿尔姗娜的眼睛，我又发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陌生。早晨一只蹦到我鞋子里的青蛙，让阿尔姗娜兴奋了好久，甚至见了谁，都要啊啊叫着让人看我的鞋子，好像那只青蛙依然在里面安静地待着。她还喜欢蒲公英，并学了我的样子，噘起小嘴来，用力吹着。而在看到蒲公英的小伞们纷纷飘走的时候，她还会跟着跑过去，挥着小手，一直追到看不见为止。我还和她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草原上，就为了倾听奶牛吃草时，雨点一样沙沙沙的美妙的声音。其间还有蝴蝶或者蜻蜓，围着我们翩翩起舞。一只小羊忠诚地跟在大队奶牛后面，咩咩叫着走回家去。而阿尔姗娜，则挣脱掉我的手，摇摇晃晃地去捕捉蝴蝶和蜻蜓，或者跟了奶牛排队回家。

阿尔姗娜跟朗塔更是亲密无间，她学了查斯娜的样子，去抓朗塔长长的毛发，还一脚跨过朗塔，坐在它的身上。只要不是太疼，朗塔就任由两个小姑娘抓挠它，丝毫不会动怒。倒是有时候它跟着我和阿尔姗娜一起散步，忽然间兴奋了，就从远处飞奔过来，将两个爪子一下子搭在我的肩膀上，表达它的亲密，直把抱着阿尔姗娜的我，吓一大跳。一家人都忙，常常忘了喂朗塔饭吃，它从不吼叫着提醒我们，照例瘪着肚子跟我们出去遛弯儿。只不过遇到大狗朝我们狂吠，它很没出息地躲到了我们屁股后面，好留一点力气，继续跟我们在草原上散步。

每隔几天，就有从海拉尔开来的大卡车，载着一车厢的蔬菜瓜果，围着小镇一圈圈地转着，一边转一边还会跟马戏团的一样，用大喇叭喊着“买菜买菜”。他们卖的菜，当然都避开人家园子里有的，专门卖些诸如西瓜啊桃子啊黄杏啊蒜黄啊胡萝卜啊之类的稀罕物，所以我每次听见了，就抱起阿尔姗娜飞跑出去，拦截那辆卡车。有次一边跑一边喊，那高音大喇叭单顾着朝前赶，愣是没听见我的喊叫，于是害我跟个运动健儿一样，抱着阿尔姗娜，顶着大太阳，在完全没有阴凉的颠簸的土路上，整整跑了六里路！直到终于有一个开摩托车的陌生牧民，看我辛苦，载上我，飞奔着拦住了那卡车。

正兴奋地挑拣着水果和蔬菜，凤霞也飞奔而来。只是摩托车被贺什格图给骑走了，凤霞只能背着五六十斤的瓜果蔬菜，徒步回家。两个人一心想着回家可以好好做一顿新鲜菜吃，于是虽然一个抱着二十斤的娃，一个背着六十斤的菜，却都健步如飞起来。而阿尔姗娜，虽然被大太阳晒得蔫蔫的，却也揉着眼睛，努力地让自己配合聊得欢天喜地的我们。

夏日的阳光，正无遮无拦地倾泻而下。而草原上飞奔的女人们，却只想着快快到家，做一顿可口的午餐。

人在旅途